

苏镇舞会

〔法〕巴尔扎克著

法国婚恋小说十种



法国婚恋小说十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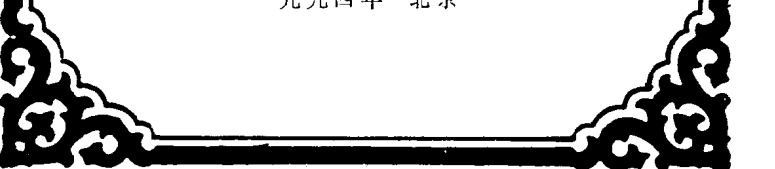
苏 镇 舞 会

〔法〕巴尔扎克 著

郑永慧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镇舞会/(法)巴尔扎克(Balzac, H. de)著;郑永
慧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

(法国婚恋小说十种)

书名原文:Le Bal de Sceaux

ISBN 7-02-001748-7

I. 苏…

II. ①巴…②郑…

III. ①中篇小说-法国-近代-选集②婚恋小说-法国-近
代-选集③巴尔扎克-小说-选集

IV. I565.44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787×960 1/32 4 875印张 2 插页 88千字

1994年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10,000

定价 3.10 元



巴尔扎克(1799—1850)是十九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举世公认的现实主义大师。他以二十年的辛勤工作,创造了《人间喜剧》这一小说史上的奇迹。他将九十余篇幅不等的小小说联成一体,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包罗万象的社会风俗画,有声有色地再现了法国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一整段历史。巴尔扎克在这些作品中丰富和完善了小说的艺术技巧,使之最终脱离“故事”的范畴,成为一种表现力极强的全新的艺术形式。他的一些著名长篇小说,如《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等早已在我国脍炙人口,本书所选《苏镇舞会》及《猫打球商店》属《人间喜剧》中著名的中篇。

12

Honoré de Balzac
Le Bal de Sceaux
La Maison du Chat-qui-pelo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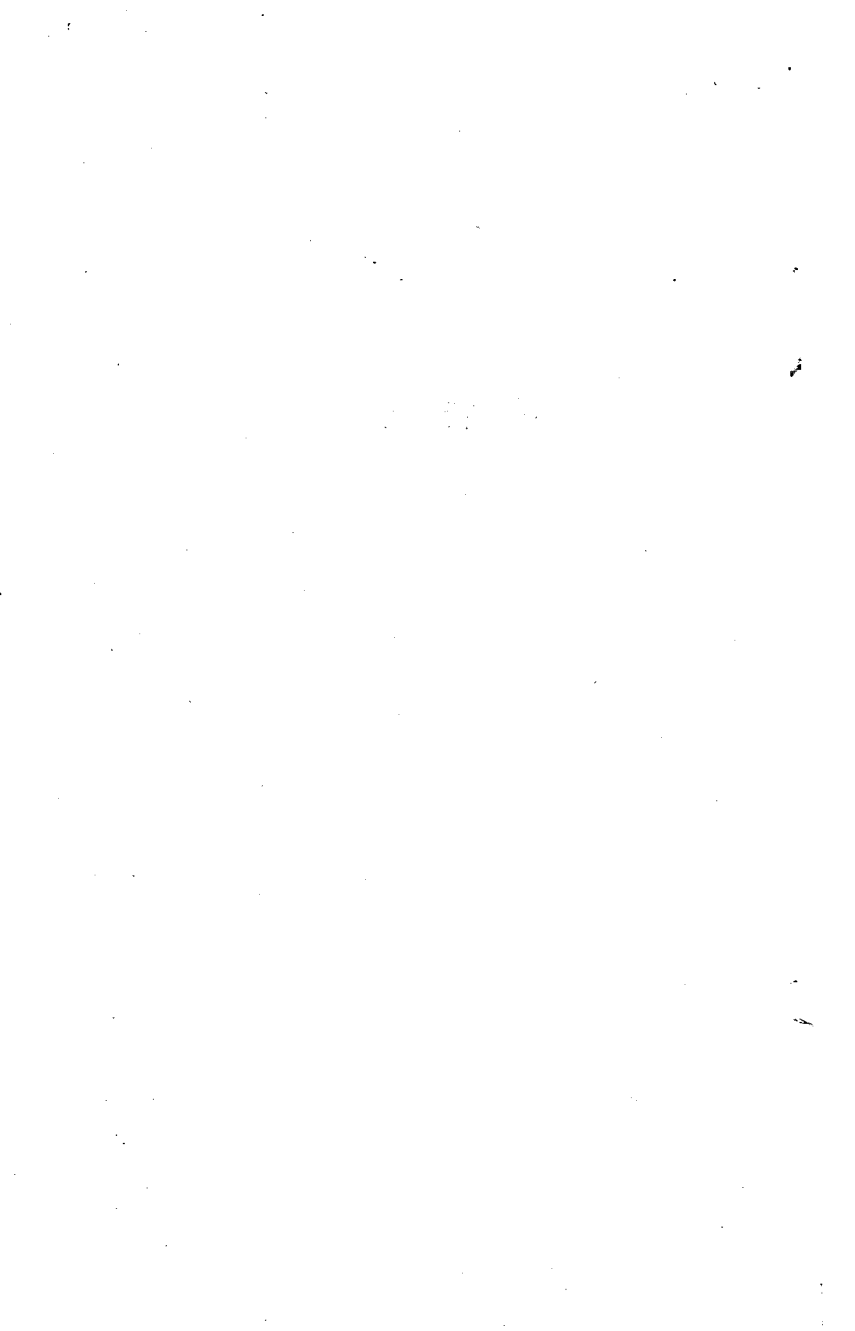
目 次

苏镇舞会	1
猫打球商店	79

苏 镇 舞 会

献给亨利·德·巴尔扎克

——他的哥哥奥诺雷



德·封丹纳伯爵是普瓦图^①地方阀阅世家之一的家长，在旺代党人^②和共和政府开战期间，曾经机智而又勇敢地为波旁王室效过力。在当代历史上的这段动乱时期，对这些保王党的领袖人物构成威胁的种种危险，伯爵都一一逃过了，此后他常用愉快的口吻说：“我也是为王室而战死的人呀！”这句开玩笑的话倒也不算太夸大，在事变流血的日子，伯爵是曾经倒在死人堆里的。这个忠心耿耿的旺代党人由于财产被共和政府没收而家道败落，然而他始终拒绝拿破仑皇帝给他的高官厚禄。他对贵族阶级的一切传统坚守不渝，因此在他认为择偶时机已到的时候，也不加考虑地遵从这些家教。他拒绝了一个在革命时期起家的暴发户的优厚嫁妆，娶了一个穷困的德·凯嘉鲁埃小姐，这位小姐的家族是布列塔尼地方最古老的阀阅门第之一。

德·封丹纳伯爵有一个子女众多、负担沉重的家

① 普瓦图，法国西部旧行省，原包括旺代、双塞夫勒和维埃纳三省地区。

② 法国在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以后，许多贵族以国王路易十六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即后来的路易十八）为首，集结在法国西部旺代一带，号称旺代党人。一七九三年三月，旺代党人举兵叛乱，战事延续了两年，卒告失败。普罗旺斯伯爵逃往英国。

庭，第一次复辟时期^①的到来，于他是很意外的一件事。虽然他并不想去谋求赏赐，却拗不过妻子的意思，终于离开他的收入微薄、只能勉强维持开支的采邑，到巴黎来了。他旧日的伙伴，一个个都在贪婪地钻研宪法上所赋予的地位和荣誉，这种情形很伤了他的心。他正想回归家园的时候，突然收到了内阁的公文，一个相当出名的部长宣布将他晋级为少将，因为法令规定所有前旺代党军队里的军官，都可以将路易十八即位以前的二十年，算入自己的军龄。几天以后，未经他的请求，荣誉勋位团十字勋章和圣路易十字勋章^②又自动地赏赐给他。这些接连而来的恩宠，动摇了他回乡的决心。他认为这些恩宠是王上还记得他的缘故，因此，本来他只是每星期日带领全家到杜伊勒里宫^③御花园的将军室里，等亲王们到圣堂去的时候，恭恭敬敬地喊“吾王万岁”；现在认为这样做不够了，他请求王上赐他特别觐见。他的请求很快就获准，但接见时没有什么特别。宫廷里济济一堂都是些多年的臣仆，头上戴着扑粉的假发，从高处望下来，就像铺了一条雪白的地毯一样。他在那里遇见了好些旧日的同僚，他们对他相当冷淡；只有那些亲王显得“可爱无比”——这个形

① 第一次复辟时期指的是，从一八一四年四月拿破仑退位，路易十八登基，到一八一五年三月拿破仑建立“百日皇朝”。

② 圣路易十字勋章，军功勋章，获得者须信仰天主教。一六九三年根据卢森堡元帅的建议，由路易十四创立。

③ 杜伊勒里宫，巴黎旧王宫，大革命时代中央政府所在地，帝国时代皇帝的居所；一八七一年被焚。其花园至今尚存。

容词是他受宠若惊时脱口而出的，因为有一位他以为仅仅知道他的名字而并不相识的风度翩翩的亲王跑过来和他握手，称赞他是最地道的旺代党人。尽管他得到这个光荣，那些高贵的亲王们却谁也没想起问问他的损失有多少，也不提起他慷慨解囊捐助给旺代党军队的大量金钱。直到这时他才发觉——稍微晚了一点——战争的费用是要归他自己负担的。到觐见将近结束时，他认为可以用暗示的语气提一提自己目前所处的窘境，其实许多贵族都有类似的处境。王上哈哈大笑起来，一切耍聪明的谈话都使王上觉得有趣；王上用一句王室的玩笑话来回敬他，语气很婉转，然而这种温和的语气比愤怒的责骂更为可怕。一个心腹宠臣马上走近来，用一句巧妙而又有礼貌的话向这位斤斤计较金钱的旺代党人暗示：现在还不是和主子算帐的时候，这里有些帐单比伯爵的拖延得更久，大概可以当作大革命的史料了。伯爵小心翼翼地可敬的人群里退出来，离开那些恭恭敬敬地在王族面前围成半圆形的朝臣，颇费了一些气力整理好拴在瘦长的双腿间的佩剑，穿过杜伊勒里宫前院，踏上他停在王宫外面的马车。伯爵也是一个脾气固执的老贵族，还忘不了同盟之战^①和巷战^②的日子，因此他一上马车就不顾一切

① 同盟之战，又名三个亨利之战，是十六世纪时亨利·德·吉斯、亨利·德·纳瓦尔同法王亨利三世之间的战争；表面上是天主教徒同新教徒间的战争，实际上是瓦卢瓦、波旁、洛林三个家族争夺王位之战。

② 巷战，这里是指一五八八年五月十二日同盟党徒反对亨利三世的巷战，当时巴黎街上筑起了街垒。

地高声抱怨宫廷里的变化。

“以前，”他说，“谁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和王上谈论他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情，贵族们可以随意请求王上赏赐恩典和金钱；如今向王上讨回自己服役期间垫出的金钱，就非出乖露丑不可！呸！圣路易十字勋章和少将的级位，真抵不过我为了王室而花掉的三十万利勿尔。我要到王上的办公室去，当面再谈个清楚。”

这一场接见像一盆凉水将伯爵的满腔热情浇了下去，以后伯爵一再请求觐见，始终没有回音。更使伯爵心灰意冷的是，他眼看以前拿破仑皇朝的新贵现在又爬上若干重要的职位，这些职位过去是保留给阀阅门第的贵族的。

“一切都完了，”一天早晨他说，“肯定地，王上向来是个新派人物。如果没有那位坚持先朝旧制和保护忠心臣仆的御弟^①，我真不知道这样的制度继续下去，法兰西的王位会落到什么人手里。他们的所谓立宪制度是所有政体中最坏的一种，永远不能适合法国国情。路易十八和伯尼奥首相^②早在流亡时期就把一切事情都搞糟了。”

伯爵灰心失望，高姿态地放弃了一切补偿损失的要求，准备回归家园。这时候，三月二十日的事变^③来了，预示着新的风暴要吞没那位合法的王上及其

① 御弟，指未来的查理十世，法国宫廷中称他为“先生”。

② 伯尼奥(1761—1835)，路易十八的首相，著有《回忆录》。

③ 指“百日事变”：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拿破仑从其流放地举兵，直捣巴黎，三月十九日路易十八被迫逃到根特。拿破仑复位后做了一百天皇帝，在滑铁卢一役败北，再度逊位。路易十八重新返国，是谓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

拥护者。宽宏大量的人是不在落雨天解雇他的仆人的，德·封丹纳也像这些宽宏大量的人一样，放弃了回乡的计划，把他的采邑抵押出去，借了一笔款子，跟着王上逃亡，丝毫没有考虑这一次逃亡的结果是不是会比上一次效忠来得有利。不过，他早已看出，那些陪同王上逃亡的人，比那些在国内拿着武器反对共和政府的勇士，更得王上的宠爱。也许这一次他希望到国外走一遭会比在国内进行冒着生命危险的活动捞到更多的实惠。这一次他作宠臣的盘算倒没有水中捞月似地完全落空，依照我国最聪敏最俏皮的外交家的说法，他成了追随王上逃亡根特的“五百个”忠臣之一，也是追随王上回朝复位的“五万个”忠臣之一。在这短短一段逃亡时期，德·封丹纳先生很幸运地受到路易十八的任用，因此他有不少机会向王上证明，他政治上光明磊落，对王上又忠心耿耿。一天晚上，王上闲着没事，想起了德·封丹纳先生在杜伊勒里宫中说过的话。老旺代党人立刻抓住这个机会，用相当巧妙的词句将自己的经历叙述了一遍，以便让这位记忆力极强的王上，在适当的时刻能回想起来。这位小心谨慎的老贵族，曾经用很高明的手法润色了几件公文，使擅长文学的路易十八对他巧妙的文笔极为欣赏。这点小小的特长，使德·封丹纳先生也成为王上时常记着的最忠心的臣仆之一。路易十八第二次复位以后，伯爵被封为特命全权钦差大臣，到各省去审问这次事变中的贰臣。他倒没有怎样滥用职权。任务完毕以后，这位大法官高踞在议院的交椅上，变成了下议员，说话的时候

少，听人说话的时候多，自己以前反对宪政的政见有了显著的改变。后来不知道是些什么机缘，使他愈来愈受王上的恩宠，有一天狡猾的王上召见他，看到他进来时就说：“我的朋友封丹纳，我不想封你做什么总长或者大臣。如果你我受到‘任用’，由于我们的政见，我们两人都是保不住职位的。议会政府有这么一点好处，它省掉了我们从前亲自罢免阁员的麻烦。我们的议会是一所旅馆，公共舆论时常会给我们送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旅客。不过，我总知道应该怎样安置我的忠臣的。”

这一段略带讥讽的话是序幕，跟着来的是一纸公文，授权德·封丹纳先生掌管王家的特别禁地。德·封丹纳心领神会地听了王上那番含讥带讽的谈话以后，每逢要设立什么委员会，如果委员的官俸优厚，王上总要提到德·封丹纳的名字。德·封丹纳很乖巧地一点也不宣扬王上赐给他的恩典，还会用很高妙的手法来维持王上对他的宠爱：正如喜爱那些写得很好的短简和信函一样，路易十八也喜欢闲谈。每逢王宫里闲谈的时候，德·封丹纳总是娓娓动听地述说当时充斥政界和外交界的逸闻秘事。所有政界里的琐碎新闻，都能讨得王上欢喜。这位喜欢说俏皮话的君主，将政界称作他的“辖区”。

德·封丹纳伯爵先生的机智、乖巧和健全的判断力，使他全家老小都能共沐王恩，就像他自己为讨得欢心而对王上说的那样，家中每个人，不管年纪多轻，都像一条蚕一样吞食着国家预算的桑叶。由于王上的恩典，他的长子在终身职的司法界得到很高

的职位。次子在第一次复辟以前还只是个上尉，第二次复辟以后立刻晋升为团长；趁着一八一五年的混乱^①，他调到王家卫队，往返调了几次，结果特洛卡德罗战役^②之后就成为了王家卫队的中将指挥官。幼子最初被任命为专区区长，不久升为巴黎市政府某一部门的首脑和行政法院审查官，地位稳固，不受内阁变动的影响。这些不惹眼的恩典，像伯爵身受的恩典一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像雨点那样落到他们身上。虽则父子四人个个都兼了相当多的挂名差使，领着干薪，以致他们的进项比得上任何官运亨通的大臣，却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嫉妒。在实行宪政的初期，很少人捉摸得着国家预算里的那些太平区域，只有狡黠的宠臣能够在这里攫取到等于已取消的修道院管区^③的肥缺。德·封丹纳伯爵先生早先是以从未读过大宪章^④自傲的，而且对于那些贪婪钻营的朝臣表示愤怒，现在他也赶紧表白自己和王上一样，完全了解代议制度的精神和策略。不过，虽然他的三个儿子都有稳固的前程，虽然有四个官职加起来的优厚收入，由于家庭人口众多，德·封丹纳先生一时还未能轻而易举地恢复他的全部家业。三

① 指拿破仑的百日事变。

② 特洛卡德罗是西班牙加蒂克斯海湾的一个要塞，一八二三年为法军占领。法西战争是路易十八朝的最后一件大事。

③ 法国是天主教国家，教会富有地产。法国君主要赐恩给幸臣，就赏他一个修道院管区。

④ 路易十八第二次复位以后，恢复了他自己在一八一四年钦定的宪法（称为大宪章），推行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

个儿子固然有了充分的功名、王恩和才干，然而他还有三个女儿。他害怕过多的要求会引起王上的厌烦，因此只向王上提起这三个待嫁的处女中的第一个。王上本着好事做到底的精神，开口作伐，把德·封丹纳的长女许配给税务局长普拉纳·德·博德里。王上说这句话虽然不花一文本钱，但是这句话的价值抵得上万贯家财。有一天晚上王上心情不快，听说伯爵还有第二个女儿，便微微一笑，把她许配给一个出身微贱、然而新近被封为男爵的有钱而且有才干的年轻法官。过了一年，老旺代党人又向王上提起他的第三个女儿爱米莉·德·封丹纳，王上用他那尖细的声音回答：“我爱柏拉图，我更爱我的国家。”^① 几天之后，王上写了一首他自称为“讽喻诗”的四行诗，赠给他的“朋友封丹纳”，嘲笑他那么凑巧，正好生了三个女儿，成了“三位一体”的形式。如果史家的话可信，王上还是从这三个仙女名字构成一体上找到这句俏皮话的。

“但愿陛下能将这首‘讽喻诗’改为‘贺婚诗’，”伯爵说，想把事情导向对自己有利的方面。

“就算我找到诗韵，我也找不到理由，”王上粗暴地回答。人家拿他的诗来开玩笑，即使是最轻的玩笑，他也不能容忍。

从这一天起，君臣间的关系就不像以前那么良

^① 原文是拉丁文，出自阿莫纽斯的《亚里斯多德传》，路易十八引用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的事情很重要，然而也要这件事情符合国家的利益才行。

好了。国王们喜欢跟人闹别扭，其程度超过一般人的想象。伯爵的第三个女儿爱米莉·德·封丹纳像所有排行最幼的孩子一样，被所有的人宠坏了。这位爱女的婚姻是最难缔结的，因此王上的冷淡态度，就更增加了德·封丹纳的烦恼。要明白这些困难，必须将伯爵的家庭内部情况加以说明。伯爵居住在富丽堂皇的公馆里，开支向公家报销。爱米莉在伯爵的采邑里度过了她的童年，吃得好，穿得好，享尽了童年的幸福；她的每一句话，她的姐姐、哥哥、母亲，甚至父亲，都当作圣旨奉行。所有的亲戚都溺爱她。她达到懂事的年龄时，正是家庭最走运的时候，因此她继续享受人生的幸福。巴黎的富贵荣华，在她的眼中是当然的享受，就像童年时代父亲的采邑中有茂盛的花果和乡间一切设备供她享受一样。从小时候起，她的一切愉快的意愿从来没有得不到满足，到了十四岁，她投身于社交界的漩涡时，也同样看到人人对她俯首帖耳。在幸福里生长，她逐渐养成享受的习惯：讲究的服饰，金碧辉煌的沙龙，富丽堂皇的车马，正和那些真心的恭维，或假意的奉承，以及宫廷的盛会和荣华一样，对她已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和大多数被宠坏的孩子相同，她用暴君的态度对待宠爱她的人，用娇媚的态度对待冷淡她的人。她的缺点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发展，她的双亲不久就要为着这种有害的教育而自食其果。德·封丹纳先生位居显要，每次举行宴会，总能招引许多青年男子到来，而爱米莉到了十九岁年龄，还不想从这些青年中挑出一个夫婿。她的年纪虽轻，而在社交界，却能